



喻荣军： 编一出“市场”的名剧

□源 源

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又出“花头”了，在“实验中国·文化记忆”的名下，由京剧、昆剧、越剧、川剧、秦腔五大剧种中最富有创新精神的名角吴兴国、柯军、赵志刚、田蔓莎、李小峰担纲主演的数个实验戏剧片段次第亮相，以一种非常态的表演形式，为戏剧的传统和现代、传承与创新开辟出数个横断面，让观众们在惊叹中品味出些许戏剧的别样滋味。

活动的“主谋”正是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编剧、市场部经理喻荣军，这个在戏剧圈子里颇具创意视角的人物。五月，暑热渐近。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六楼的休闲吧里，和同事交代完手头几件要紧的事，喻荣军终于能坐下来和笔者聊上几句。

喻荣军说戏剧

一直以为，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应该是一个以演绎传统话剧为“主业”的演出团体，但近年来，上海话剧艺术中心所推出的一系列新“菜单”中，我们却看到很多有别于传统戏剧的表演形态，诸如哑剧、杂剧等一些较为先锋的表演形态也常露峥嵘，在给观众带来新的视觉冲击和戏剧体验的同时，多少也让人产生了一点疑惑：多形态的戏剧表现所要呈现的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戏剧环境？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如此尝试的终极目标又是什么？喻荣军的回答很令人回味。“如果仅仅从剧团的定义上来说，上海话剧艺术中心似乎的确应该以传统话剧为正业，并以传统的形态演出些为人们所熟悉和认同的话剧。长期以来，包括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在内的国内很多剧团也正是这样去做的，但这种重复性的劳动并没有对戏剧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，相反由于表现手法老套，内容乏新，反而会使话剧的路越走越窄。”

作为国家专业剧团的上海话剧艺术中心显然在为话剧寻求一条新

的出路。“实验戏剧”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被推到前台的，喻荣军和他的同事们正力图以“实验”的方式，将话剧鲜活的另一面展现给观众，同时唤醒蛰伏在话剧深处的生命力，将话剧推向一个新的发展高度。

以“实验”之名做戏剧并非是喻荣军和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的创新，在国外它已经是一种很成熟的戏剧表演方式，喻荣军们只是借“实验”这个壳，将戏剧中一些本质性的内涵充分挖掘出来，以充分展示戏剧的魅力。一个很典型的例子，过去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组织剧团到海外演出，给老外们演越剧、演京剧，老外们并不了解中国的戏剧环境，他们只是看热闹、看新奇，而现在只是换了一种方式，以老外们熟悉的戏剧表演样式来演绎中国传统的戏剧，或者用中国传统的话剧样式来演绎国外经典剧目，“实验”之下，老外们从《情叹》中认识了旧时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，当然也看懂了用中国传统戏剧样式演绎的莎士比亚。

新概念的提出总会引发各样的联想，“实验戏剧”自然也不例外。对此，喻荣军并不否认：“打破程式的

东西肯定会有各种议论，但不管怎么说，至少我们为观众，为市场多奉献了一种戏剧的表现方式，为戏剧的发展开了又一条新路，更何况作为引进加改良的一种戏剧表演样式，我们已经赢得相当多的观众。”

喻荣军自信地说。

喻荣军谈市场

在上海话剧艺术中心，喻荣军拥有两个身份，一是编剧，二是市场部经理，这在圈子里并不多见，也许正缘于这种兼容的特质，使得他更善于从一个商业的角度来写剧本，做戏剧市场。

来听听，他是怎么做的！

“我做实验呀！”喻荣军说得很坦率。“话剧的观众以年轻人为主，多少有点小资情调，那么就做一些城市剧、白领剧探路，《女人四十》、《卡布其诺的咸味》、《www.com》、《香水》、《午夜的哈瓦那》、《城市禁忌之人模狗样》……有很多就是这样试探出来的，还行，得到了不少观众的认同。”

上海是一个善于把握风向标的城



■ 话剧《人模狗样》

军知道怎样将戏剧和流行挂起来。实验戏剧是他所“导演”的一出流行剧，刚刚进行的“实验中国·文化记忆”正好提供了这样一个范本，它将中国一些传统的戏曲通过实验戏剧的样式进行表现，不但给话剧原本的观众群体带来一种新奇、时尚的体验，同时还让相当多来看“传统戏剧”的爱好者尝到了鲜，成为实验戏剧的新拥趸。

相比于上世纪末，在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的积极推动下，上海话剧市场明显地发展起来了，两组数据可以作个比较，一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末，上海话剧艺术中心一年才5、6台戏，200万元左右的销售收入，去年则上演了27台戏，年收入超过800万元；二是以前上海每年才上演20多台舞台剧，现在已经超过100台。一个新兴的市场必然会让众多逐利者蜂拥而至，作为上海话剧市场的搭台者之一，喻荣军又是如何看待这一现象的呢？

“应该是话剧市场的赚钱效应才引发了其份额呈几何级的增长，当然作为上海话剧市场的积极营造者，我们喜见这样一种变化，市场做大了，戏剧才更具有生命力。”喻荣军道。

观众喜欢看些什么戏，会和谁一起来看戏，甚至于到剧场来看戏要走多少路，换几辆车。“知晓这些市场的细节，对于设计出适合话剧市场发展的路径十分重要。”

茶已淡，谈兴仍不减。结束访谈前喻荣军忽然问我“你是学哪个专业的？”“中文。”我回答。喻荣军脸上流过一丝笑意，“正是我想学的专业。”他说，“我是学医的，不过只做了一天的医生就辞职不干了！”“为什么？”我问。“做医生每天和病人打交道太压抑，我还是喜欢自由自在的生活。”或许正是这样一份率性使中国少了一个碌碌无为的医生，而多了一个出色的编剧，一个颇具创意的戏剧人。

喻荣军，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编剧、市场部经理。2004年以来，有十多部话剧作品被国内多家剧院上演，荣获包括曹禺戏剧奖编剧奖、全国剧展优秀编剧奖等国内外多项专业大奖。主要话剧作品有《去年冬天》、《www.com》、《天堂隔壁是疯人院》、《女人四十》、《非常责任》、《卡布其诺的咸味》、《谎言背后》、《香水》、《午夜的哈瓦那》、《城市禁忌之人模狗样》、《水儿》和《活性炭》等，翻译作品有《阴道独白》。

当然作为市场部经理，喻荣军在打理市场方面也颇有些心得。比如给一些经常来看话剧的观众发VIP卡，为他们提供演出信息、优惠戏票等方面的服务，当然他更注重市场的培育，会主动去了解

公堂之上上了刑，好似鳌鱼把钩吞。悲切切出了都察院，只见杨春（就）与素贞。你本河南上蔡县，你是南京水西门，我三人从来不相认，宋士杰与你们是哪门子亲！我为你挨了四十板，我为你披枷戴锁边外去充军。可叹我年迈人离乡井，杨春、杨素贞！谁是披麻戴孝人。

这是1956年拍成电影的麒派名剧《宋士杰》中一段脍炙人口的唱段。《宋士杰》又名《四进士》，源于《紫金镯》鼓词。四大徽班进京时，此戏已初具形态。后成为京中四喜班、富连成班和上海丹桂茶园、升平轩茶园等名班诸伶的常演剧目，拥有大量观众。剧情主要描写明朝一个普通的老人宋士杰打抱不平，替民女杨素贞申冤告状并赢得官司的故事。这段唱是宋士杰在巡按毛朋已判定他和杨素贞赢得了官司，惩办了各案犯之后，却因为他是老百姓，告倒了三个官员，判处他去边外充军时唱的。

第一句写宋士杰告赢了官司，却被当成罪犯当堂戴上了刑具。第二句原来的唱词是“好似鱼儿把钩吞”。周信芳把“鱼儿”改为“鳌鱼”，还组织了许多人来讨论是不是改得好？大家认为虽只是一字之差，却口气不同，形象大了，改得好。笔者觉得，这一字之改不光是形象大了，而且更符合人物性格、处境，还暗中交代丰富了剧情。

鳌鱼是传说中海里能量极大的大鱼。它一翻腾，海中就会有地震、海啸之类的灾害发生。因此需要观音菩萨常站在它背上，镇住它不让它乱动。但是，能量再大的鱼，只要吞了钩，就无能为力了。戏中反复描绘了宋士杰是一个曾在道台衙